

别本

# 奇案拍案

■ 即空观主人 编次 ■ 苗壮 柳舒 校注



■ 广西人民出版社

I242.7

I242.7/8

JK7

# 别本拍案惊奇



[明] 即空观主人 编次  
苗壮 柳舒 校注

广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辛子

责任校对：农向东 严颖

**(桂) 新登字 01 号**

**别本拍案惊奇**

〔明〕即空观主人 编次

苗壮 柳舒 校注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850×1168 1/32开本

16.75 印张 410 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计委印刷厂印刷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制

印数 1—23000 册

---

ISBN 7-219-02079-1 / I · 536 定价：8.95 元

## 整理说明

明末清初，拟话本即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空前繁荣起来。先有冯梦龙“三言”的编辑整理，继有凌濛初“二拍”的创作，“不足供酱瓿”的“支言俚说”，竟“翼飞胫走”（《二刻拍案惊奇小引》语），受到普遍的欢迎，蔚成风气。由明天启元年的《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问世，到康熙年间，各种拟话本集有三、四十种之多，《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的产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别本二刻拍案惊奇》所以称“别本”，在于它打“二刻”旗号，实为别种。全书三十四卷，每卷为一完整的短篇。现存日本佐伯文库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目录与十以后各卷，均题书名为《绣像二刻拍案惊奇》，一至十卷则无“绣像”二字。据见过此书的刘修业先生介绍，扉页题《拍案惊奇二集》，右上角镌“即空观主人编次”，左下角署“本衙藏板”，并铃朱印一方，篆书“本衙藏板”，阳文，长方（见刘著《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卷首有《二刻拍案惊奇小引》，署“崇祯壬申冬日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中”，实即尚友堂本“二刻”之书板，但有两处挖改，一是“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挖改成卅四种，“卅四”字体明显不同；一是“聊复缀为四十则”，“四十”挖去未补，此亦为合本书三十四卷之数。目录后有图十七页，各前后二幅，绘同一卷之内容。但前三页与本书无关，其第一页题辞是：“为思佳偶情如火，索尽枯肠夜不眠。自古姻缘皆分定，红丝岂是有心牵。”“丑脸如何骗美妻，

作成表弟占便宜。”出《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二页题辞是“凡事公道而行，自然身生羽翼。”“道无巧妙，与你方儿一筒。”不详所出，待查；三页“体态轻盈，汉家飞燕同称。”“鸳鸯错配本前缘。”出《醒世恒言》卷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四至十七页所画，分别是卷二十、十七、十八、十一、二十二、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诸卷之图。并非每卷都有，且次序凌乱，虽绘刻精工，属明末风格，亦可看出是杂凑的。前十卷卷序均缀书名，为“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几，仅第三卷首页为后补刻，复缀“绣像”二字，但又经挖削，漶漫不清。版心镌“二刻惊奇”，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无格。经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尚友堂本“二刻”核对，实即该书书板，但板心下“尚友堂”三字均挖去。卷十一以后，卷序均作“绣像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几，板心亦为“二刻惊奇”，卷十一、十二的第一页板心下尚留有“尚友堂”三字，版式与前十卷略有不同，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有格。其中卷十一、十三、十七、十九、二十一、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等八卷卷目下分别署“虎丘寡情人评”、“颍水赤愁人评”、“时念公评”、“李孝直评”、“琅邪王诃奔评”、“安守正评”、“琅邪王诃奔编次”、“八桂说鬼君评”，实无评语，各卷末的评语均出陆云龙，称“雨侯曰”，仅卷十三正文恰刻满板，未加评语，下缀“终”字。另外，卷十二尚有“石隐”，十九有“鲁国男子”，二十六有“木强人”，二十七有“草莽臣”，三十三有“至性人”评语。

三十四卷中，前十卷均出自《二刻拍案惊奇》，个别篇目有改动。后二十四卷，有十四卷同于通行本《幻影》，二篇《幻影》有目无文，本书完整，另有卷十二、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四等八篇，为《幻影》所无，但版式、字体均同于前十四卷《幻影》所收者，卷十二还明白标示亦出尚友堂本。与《幻影》不同的是，《幻影》回目均为五言对

句，此则与“二刻”统一，为七或八言对句。可以看出，本书实是以尚友堂本的《二刻拍案惊奇》与《幻影》旧板（或其前身）拼凑而成。拼凑中，既有有意的挖削删改，又有因板片残缺而拼接补刻，个别的如卷二十九，情节都不连贯。补刻者不仅字体不同，行间无格，文字亦有不同，非照原书重刻，而是大体按上下文情节敷衍，文字水平不如原书，情节间有龃龉处，卷二原书十页，仅补成六页，共第六页板心标页为“六至十”。原书语气均出明人，涉及明朝皇帝庙号等均提行或空格；补刻则为清人语气，最明显的是卷二，称“先朝成化年间”。值得注意的是，目录页非出补刻，版式、字体与十卷后相同。可以断定，有补刻的今本系出于清朝，但仍以“二刻”相标榜，当去明未远，可能在康熙年间。由目录页又可断定，此非原本，原本当出明末。有两种可能，一是出《幻影》之后，挖改卷目，与“二刻”拼合而成；二是在《幻影》前。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依据是：目录页字体版式与十卷以后相同，《幻影》已有《三刻拍案惊奇》之名，不再直接借“二刻”旗号，且《幻影》据郑振铎先生考证，其序中“□□末仲夏”，当为崇禎癸末（1643），再晚则经鼎革之变，不只是口吻，在书的刊刻上，也不会有前所提及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要论及。

本书虽非《二刻拍案惊奇》，而是冒名的赝品，但仍有其价值。

第一，版本学价值，为小说史研究，特别是明末拟话本的研究，提供了信实的资料。

“三言二拍”的问世，以其“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今古奇观序》语），备受世人欢迎，大大推动了明末的拟话本创作，借或不借其旗号的仿作续作甚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幻影》。《幻影》传世版本极少，仅存一三十回本和七回残本，三十回本亦有三卷有目无文，有文者亦多漶漫残缺之

处。近年才由张荣起先生整理出版，并于《前言》中对其内容特点、作者、版本等作了具体评述。本书的整理出版，不只使三回有目无文者有两回得见原貌，另十四回漶漫残缺处得以补全，而且，另八卷《幻影》所无者，也值得做进一步考察。郑振铎先生二十年代最早在巴黎见到此书，并在《明清两代的平话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中加以介绍，称“这部书所包含的未知来历的十四种话本，却是很宝贵的晚明的文学资料。仅这十余种未知作者的话本已足以使这部书为话本研究者所注意的了。”其数字所说不确。后来刘修业先生进一步指出：“《幻影》原书凡四十种，今存者三十种（实仅二十九种）。而是书卷十一——三十四之二十四种中，已有十六种可知出于《幻影》，则其余八种，亦当出于《幻影》，是不难推想的。在《幻影》未有全本以前，则此八种者，正可补其缺。”（见刘著《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张荣起先生整理的《幻影》附录此文，但对“实仅二十九种”作了说明，认为“实仅存正文二十七回”。实际刘先生的统计，是包括了今存《幻影》有目无文而见于本书的两卷的。推测《幻影》“原本凡四十种”，固然可以从《幻影》有《三刻拍案惊奇》之名，初、二刻均各四十卷，“三刻”也当保持其体例，但主要依据还是本书。本书后二十四卷，即《绣像二刻拍案惊奇》，无论是出于《幻影》之前还是之后，均当出于一书。如在其后，版心、卷序改“三刻”为“二刻”，是很容易的事，何况该书《小引》中已有挖改的先例。既然本书有八篇不见于今传三十回的《幻影》，而又出于此书，则《幻影》原本起码应三十八篇，但“二拍”各四十种，此书必与之相同。

根据本书，还可对《幻影》的创作、刊刻与作者诸问题，作进一步推断。前已谈到，本书更大的可能是刊于《幻影》之前，时在陆云龙“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异闻〕”之后，自作并征集到部分作品，于是便以《拍案惊奇二集》名目出之，尚依傍于

“二刻”，并利用尚友堂旧板取其部分篇章。如果此时《幻影》已出，起码可以再取六篇，凑成四十卷之数。此后又继续创作和征集了十六篇，连同本书的二十四篇，独立成《幻影》。关于作者，张荣起先生在《三刻拍案惊奇前言》中已指出：“《幻影》的主要著者可能即是陆云龙。”从本书看，有十六篇卷目下无题署，八篇分别署“虎丘寡情人评”、“颍水赤憨人评”等，但均无眉批、夹批，仅卷后有雨侯（陆云龙字雨侯）的评语，可见诸人并不是评，而应是撰，或说“编次”，因书前已提“即空观主人编次”，各卷便只好称“评”了，但卷二十六仍署“琅邪王切奔编次”，未改为“评”。可以肯定，十六篇无题署的，均出陆云龙之手，另八篇则可能是征集来的，或为陆云龙的合作伙伴所作。张荣起先生因“颍水赤憨人”曾在陆的书坊崢霄馆作《斥奸书说》，推测亦陆云龙，有此可能。但其“征海内异闻”启事称：“见惠瑶章，在杭付花市陆雨侯家；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可见林、汪二人亦为陆的合作伙伴，当时客寓金陵，可能其中之一称“颍水赤憨人”吧。与“赤憨人”署名方式相似的，还有卷二十六“雨侯曰”后有“木强人曰”，卷二十七有“草莽臣曰”，三十三有“至性人曰”，陆云龙之弟于崇禎三年所作的《辽海册忠录》署“平原孤愤生戏草”，“铁崖热肠人偶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题“吴越草莽臣撰”，均值得注意，可作为线索，进一步研究。

第二，此书虽非自著总集，但每篇都是完整的白话短篇小说，可视为拟话本选集，具有较高的阅读价值。

关于“二刻”和《幻影》的价值，已有不少学者论及，为读者所熟知。本书所收的“二刻”诸篇，包括《美男子拾箭得婚 女秀才移花接木》、《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满少卿饥附饱随 焦文姬生仇死报》、《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等，都是其中较为优秀的篇章，自不必说。《幻影》诸篇，使今传本的缺残得以弥补，读者可由此睹其全貌。这些作品，虽



然作者的立意在于宣扬忠孝节义，因果报应，有浓厚的封建说教色彩，但也有其特点。均取材于明代社会现实，着眼于世情，从中可以看到官场的相互倾轧，官吏的贪墨腐败，科举制度的弊端，奸僧佞道的邪恶，世风的势利浇薄，等等。以今本《幻影》所无的几篇说，卷十二《李侍讲无心还宝物 王指挥有意救恩人》涉及到宦官专权，锦衣卫横行，李侍讲因上本弹劾时政阙失，触怒洪熙皇帝，被廷杖濒死，又发锦衣卫牢中，幸管监的王指挥曾受恩于他，多方照料，才得复原。后起用为国子监祭酒，因不肯趋附太监王振，被寻事枷号，后因众书生在午门外哭乞，才得放免，遂致仕。作品通过这一正直官吏的遭遇，揭示了明代朝政的腐败。卷十八《老衲识书生于未遇 忠臣保危主而令终》，写程济保建文帝逃难事，反映了明皇室叔侄间的帝位之争。卷十九《卖富差贫夫妻拆散 寻亲行孝父子团圆》，写王原万里寻父事，重在歌颂孝行，但也写出王原之父被逼离家的原因，为人忠厚，受里胥欺压，愤而出走，《石点头·王本立万里寻父》亦写其事，但写成是为避里甲之役。比较之下，本书所写更有典型意义。卷三十二《骗来物牵连成祸种 遇故主始终是功臣》，则写破落子弟任天挺，虽才华出众，却因无钱贿赂考官，不能有科举，被迫卖掉家传古鼎，诸帮闲及地方官为此鼎而相互诈骗，任得官后，鼎复归之。在这里，封建时代被视为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已成为势力与金钱的交易；帮闲地痞的无赖行径，地方官的巧取豪夺，揭露得也比较深刻，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第三，也为研究清初的出版状况与文化政策，提供了资料。

本书是利用明末旧板重印的，但不少已非原貌，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删，一是补。所删处明显可以看出，并非因板片磨蚀，而是有意挖削，甚至成板空缺不印，所删均为涉及男女关系处。本书包括“二刻”十篇与《幻影》二十四篇，并无露骨的性描写，如卷九《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俏梅香认合玉蟾蜍》，男女主

人公凤来仪与杨素梅的情诗、情书均行删去。关于补，不排斥有因原板缺失而续补者，但所补的文字较原书道学气更浓。如卷三《女秀才移花接木》，原书写杜子中识破闻俊卿是女身后，二人即私相结合，并有《山坡羊》曲道其事，所补则大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苟合，只是焚香订盟，分房而寝。这种情况的出现，实在是清初文化政策的产物。清朝自顺治九年即“禁刻琐语淫词”，康熙二年、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三年亦曾一再禁毁所谓“淫词小说”，康熙皇帝自己还曾谕礼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盪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所谓“小说淫词”或“淫词小说”，不仅是宣扬纵欲放荡、淫秽色情之作，也包括描写男女间正当的健康的爱情的作品，包括政治上“违碍”的作品。在统治者的严行禁毁下，确有不少进步作家、书坊，顶住压力，冲破文网，以笔和刀抒写刊刻愤怒与抗争之声；许多则循规蹈矩，削足适履，以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更有的甘作封建势力的喉舌。本衙藏板本对此“别本二刻”的删补，可说是比较自觉的。后来的余治在其《得一录》中，提出“删改淫书小说议”，他说：“窃世教当极弊之时，非得有仔肩世道之人，出而整顿之，则流极将不可问矣。孔子之删定笔削，孟子之息邪说放淫辞，圣贤救世之心，昭然若揭。……惟收毁淫书，搜罗必难遍及，况利之所在，旋毁旋刻，望洋惊叹，徒唤奈何。向尝于无可如何之中，拟一釜底抽薪之法，欲罗列各种风行小说，除《水浒》、《金瓶梅》百数十种业已全部禁毁外，其余苟非通部应禁，间有可取者，尽可用删改之法，拟就其中之不可为训者，悉为改定，引归于正，抽换板片，仍可通行，……仍其面目，易其肺肝，使千百年来习传循诵脍炙人口之书，一旦汰其芜秽，益以新奇。”（转引自《元明清三

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这种“釜底抽薪之法”，在本衙藏板的“别本二刻”中，早就在实践了。

本书的整理工作，是以本衙藏板本的影印件为底本，“二刻”部分，参校尚友堂本，《幻影》部分，参校张荣起先生整理的《三刻拍案惊奇》。除标点、分段外，繁体字、异体字径改简化字和规范字；因本书国内不存，颇难看到，校点中力求保持原貌，对错别字和缺漏字，分别在（ ）内标出正字，在〔 〕内标出缺漏字，对明清习用的方言俗字和可通假之字，则不加改动；个别缺蚀字，不以意推测填补，均以□标出；原书涉及明朝皇帝庙号等均空格或抬头，以示尊崇，整理中除于奏章等书面文字中仍保留此格式外，其他不再保留。为便于阅读，对难解的词语掌故、生疏的典章制度等，酌加注释，一般均注于首次出现时，后文重复出现，不再加注，以避烦琐。注释参考了原《二刻拍案惊奇》王古鲁先生的注。

疏漏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校注者

1991年10月20日于大连

## 目 录

整理说明	.....	(4)
小 引	.....	(12)
卷之一	满少卿饥附饱颺 焦文姬生仇死报 .....	(1)
卷之二	江爱娘神护做夫人 顾提控圣恩超主政 .....	(20)
卷之三	男美人拾箭得婚 女秀才移花接木 .....	(36)
卷之四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	(63)
卷之五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	(78)
卷之六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	(91)
卷之七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	(109)
卷之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	(125)
卷之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佻梅香认合玉蟾蜍 .....	(140)
卷之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 (161)
- 卷十一** 不苟存心终不苟  
淫奔受辱悔淫奔 ..... (177)
- 卷十二** 李侍讲无心还宝物  
王指挥有意救恩人 ..... (194)
- 卷十三** 恤孤仗义反遭殃  
好色行凶终有报 ..... (205)
- 卷十四** 饮湖上见五云已知天子气  
□湾洲反双壁方见友谊情 ..... (217)
- 卷十五** 昵淫朋痴儿荡产  
仗义仆败子回头 ..... (236)
- 卷十六** 耽风情店妇宣淫  
全孝义孤女完节 ..... (249)
- 卷十七** 贪淫妇图欢偏受死  
烈侠士就戮转超生 ..... (266)
- 卷十八** 老衲识书生于未遇  
忠臣保危主而令终 ..... (280)
- 卷十九** 卖富差贫夫妻拆散  
寻亲行孝父子团圆 ..... (295)
- 卷二十** 死殉夫一时义重  
生尽节千古名香 ..... (313)
- 卷二十一** 奸淫汉杀李移桃  
神明官追尸断鬼 ..... (323)
- 卷二十二** 任金刚假官劫库银  
张铜梁伪鑑诛大盗 ..... (337)
- 卷二十三** 认恶友谋财害命  
舍正身断狱惩凶 ..... (350)
- 卷二十四** 无福官叛而寻死

	有才将巧以成功 .....	(364)
<b>卷二十五</b>	狠毒郎图财失妻	
	老实头凭天得妇 .....	(378)
<b>卷二十六</b>	忠臣死义铁铮铮	
	贞女全名香扑扑 .....	(390)
<b>卷二十七</b>	报父仇六载伸冤	
	全父尸九泉含笑 .....	(409)
<b>卷二十八</b>	痴人望贵空遭骗	
	贼秃贪财却受诛 .....	(421)
<b>卷二十九</b>	财色兼贪何分僧俗	
	冤仇互报那怕官人 .....	(436)
<b>卷三十</b>	饮蛊毒祸起萧墙	
	资哲谋珠还合浦 .....	(452)
<b>卷三十一</b>	积阴功陡迁极品	
	弃糟糠暴死穷途 .....	(466)
<b>卷三十二</b>	骗来物牵连成祸种	
	遇故主终始是功臣 .....	(480)
<b>卷三十三</b>	逞奸计以妇卖姑	
	尽孝道将妻换母 .....	(493)
<b>卷三十四</b>	孝女割肝救祖母	
	真尼避地绝尘缘 .....	(510)

## 卷之一 满少卿饥附饱颺 焦文姬生仇死报<sup>(1)</sup>



26

诗云：

十年磨一剑， 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赠君， 谁有不平事。

话说天下最不平的，是那负心的事，所以冥中独重其罚，剑侠专诛其人。那负心中最不堪的，尤在那夫妻之间。盖朋友内忘恩负义，拚得绝交了他，便无别话；惟有夫妻是终身相倚的，一有负心，一生怨恨，不是当要可以了帐的事。古来生死冤家，一还一报的，独有此项极多。宋时，衢州有一人姓郑，是个读书人。娶着会稽陆氏女，姿容娇媚。两个伉俪绸缪，如胶似漆。一日正在枕席情浓之际，郑生忽然对陆氏道：“我与你二人相爱，已到极处了。万一他日不能到底，我今日先与你说过：我若死，你不可再嫁；你若死，我也不再娶了。”陆氏道：“正要与你百年偕老，怎生说这样不祥的话？”不觉的光阴荏苒，过了十年，已生有二子。郑生一时间得了了不起的症候，临危时，对父母道：“儿死无所虑，只有陆氏妻子恩深难舍，况且年纪少艾。日前已与他说过：‘我死之后，不可再嫁。’今若肯依所言，儿死亦瞑目矣！”陆氏听说到此际，也不回言，只是低头悲哭，十分哀切，连父母也道他没有二心的了。

死后数月，自有那些走千家管闲事的牙婆每<sup>①</sup>，打听脚踪，探问消息。晓得陆氏青年美貌，未必是守得牢的人，挨身入来，

与他来往。那陆氏并不推拒那一伙人，见了面就千欢万喜，烧茶办果，且是相待得好。公婆看见这些光景，心里嫌他，说道：“居孀行径，最宜稳重。此辈之人，没事不可引他进门。况且丈夫临终，怎么样分付的！没有别的心肠，也用这些人不着。”陆氏由公婆自说，只当不闻；后来惯熟，连公婆也不说了。果然与一个做媒的说得入港<sup>②</sup>，受了苏州曾工曹<sup>③</sup>之聘。公婆虽然恼怒，心里道：“是他立性既自如此，留着也落得做冤家，不是好住手的；不如顺水推船，等他去了罢。”只是想着自己儿子临终之言，对着两个孙儿，未免感伤痛哭。陆氏多不放在心上，才等服满，就收拾箱匣停当，也不顾公婆，也不顾儿子，依了好日，喜喜欢欢嫁过去了。

成婚七日，正在亲热头上，曾工曹受了漕帅檄文，命他考试外郡，只得收拾起身，作别而去。去了两日，陆氏自觉凄凉。傍晚之时，走到厅前闲步，忽见一个后生，像个远方来的，走到面前，对着陆氏叩了一头，口称道：“郑官人有书拜上娘子。”递过一封柬贴来。陆氏接着，看那外面封筒上题着三个大字，乃是“示陆氏”三字。认认笔踪，宛然是前夫手迹。正要盘问那后生，忽然不见。陆氏惧怕起来，拿了书，急急走进房里来，剔明灯火，仔细看时，那书上写道：

十年结发之夫，一生祭祀之主。朝连暮以同欢，资有余而共聚。忽大幻以长往<sup>④</sup>，慕他人而轻许。遣弃我之田畴，移蓄积于别户。不念我之双亲，不恤我之二子。义不足以为人归，慈不足以为人母。吾已诉诸上苍，行理对于冥府。

陆氏看罢，吓得冷汗直流，魂不附体，心中懊悔无及。怀着鬼胎，十分惧怕，说不出来。茶饭不吃，嘿嘿不快，三日而亡。眼见得是负了前夫，得此果报了。

却又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



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皆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乃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人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不知冥冥之中，原有分晓。若是男子风月场中略行着脚，此是寻常勾当，难道就比了女人失节一般？但是果然负心之极，忘了旧时恩义，失了初时信行，以至误人终身，害人性命的，也没一个不到底报应的事。从来说王魁负桂英<sup>⑤</sup>，毕竟桂英索了王魁命去。此便是一个男负女的榜样，不止女负男如所说的陆氏，方有报应也。

今日待小子说一个赛王魁的故事，与看官每一听，方晓得男子也是负不得女人的。有诗为证：

由来女子号痴心，痴得真时恨亦深。

莫道此痴容易负，冤冤隔世会相寻。

话说宋时有个鸿胪少卿<sup>⑥</sup>姓满，因他做事没下稍<sup>⑦</sup>，讳了名字不传，只叫他满少卿，未遇时节，只叫他满生。那满生是个淮南大族，世有显宦。叔父满贵，见为枢密副院。族中子弟，遍满京师，尽皆富厚本分。惟有满生心性不羁，狂放自负，生得一表人材，风流可喜。怀揣着满腹文章，道早晚必登高第。抑且幼无父母，无些拘束，终日吟风弄月，放浪江湖，把些家事多弄掉了，连妻子多不曾娶得。族中人渐渐不理他，满生也不放在心上。

有个父亲旧识，出镇长安。满生便收拾行装，离了家门，指望投托于他，寻些润济。到得长安，这个官人已坏了官，离了地方去了，只得转来。满生是个少年孟浪不肯仔细的人，只道寻着熟人，财物广有，不想托了个空，身边盘缠早已罄尽。行至汴梁